

今古奇觀



1242.3  
5  
:1

# 今古奇觀

上

抱瓮老人辑

顾学颀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今古奇观（共两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57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4  $\frac{1}{4}$  插页 4

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590,000

---

书号 10019·683 定价 1.90 元

目錄

第一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一

第二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一五

第三卷

滕大尹鬼斷家私

三

第四卷

裴晉公義還原配

五

第五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六三

第六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八一

第七卷

賣油郎獨占花魁

九七

第八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一三七

第九卷

轉運漢巧遇洞庭紅

一五九

第十卷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

一八〇

第十一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

一九八

第十二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二二一

第十三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二二八

第十四卷 宋金郎團圓破甌笠.....二四九

第十五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二七〇

第十六卷 李汧公窮邸遇俠客.....二九八

第十七卷 蘇小妹三難新郎.....三二六

第十八卷 劉元普雙生貴子.....三四〇

第十九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三七七

第二十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三七九

第二十一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三九一

第二十二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四〇三

第二十三卷 蔣輿哥重會珍珠衫.....四一六

第二十四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四四七

第二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四六九

第二十六卷 蔡小姐忍辱報仇.....四八九

第二十七卷 錢秀才錯占鳳凰儂.....五一五

第二十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五三八
第二十九卷	懷私怨狠僕告主	五六一
第三十卷	念親恩孝女藏兒	五六一
第三十一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五九五
第三十二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六〇八
第三十三卷	唐解元玩世出奇	六二〇
第三十四卷	女秀才移花接木	六三一
第三十五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六五六
第三十六卷	十三郎五歲朝天	六七七
第三十七卷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六九六
第三十八卷	趙縣君喬送黃柑子	七一四
第三十九卷	誇妙術丹客提金	七三五
第四十卷	逞多財白丁橫帶	七五一

第一卷 二孝廉讓產立高名

紫荊枝下還家日，花萼樓中合被時。同氣從來兄與弟，千秋羞詠豆萁詩。

這首詩，爲勸人兄弟和順而作，用着三個故事，看官聽在下一一分割。第一句說：『紫荊枝下還家日。』昔時有田氏兄弟三人，從小同居合爨。長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妯娌和睦，並無間言。惟第三的年小，隨着哥嫂過日。後來長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爲人不賢，恃着自己有些粧奩，看見夫家一鍋裏煮飯，一桌上吃食，不用私錢，不動私秤，便私房要喫些東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攛掇：『公室錢庫田產，都是伯伯們掌管，一出一入，你全不知道。他是亮裏，你是暗裏，用一說十，用十說百，那裏曉得！目今雖說同居，到底有個散場。若還家道消乏下來，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說，不如早早分析，將財產三分撥開，各人自去營運，不好麼？』田三一時被妻言所惑，認爲有理，央親戚對哥哥說，要分析而居。田大、田二初時不肯，被田三夫婦內外連連催逼，只得依允，將所有房產錢穀之類，三分撥開，分毫不多，分毫不少。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荊樹，積祖傳下，極其茂盛；既要析居，這樹歸着那一個？可惜正在開花之際，也說不得了。田大至公無

私，議將此樹砍倒，將粗本分爲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餘零枝碎葉，論秤分開。商議已妥，只待來日動手。次日天明，田大喚了兩個兄弟，同去砍樹。到得樹邊看時，枝枯葉萎，全無生氣。田大把手一推，其樹應手而倒，根芽俱露。田大住手，向樹大哭。兩個兄弟道：『此樹值得甚麼！兄長何必如此痛惜！』田大道：『吾非哭此樹也。思我兄弟三人，產於一姓，同爺合母，比這樹枝枝葉葉，連根而生，分開不得，根生本，本生枝，枝生葉，所以榮盛。昨日議將此樹分爲三截，那樹不忍活活分離，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人若分離了，亦如此樹枯死，豈有榮盛之日？吾所以悲哀耳。』田二、田三聞哥哥所言，至情感動：『可以人而不如樹乎？』遂相抱做一堆，痛哭不已。大家不忍分析，情願依舊同居合爨。三房妻子聽得堂前哭聲，出來看時，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歡喜。惟三嫂不願，口出怨言。田三要將妻逐出。兩個哥哥再三勸住。三嫂羞慚，歸房自縊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這話鬧過不題。再說田大可惜那棵紫荊樹，再來看時，其樹無人整理，自然端正，枝枯再活，花萎重新，比前更加爛熳。田大喚兩個兄弟來看，各人嗟訝不已。自此田氏累世同居。有詩爲證：

紫荊花下說三田，人合人離花亦然。同氣連枝原不解，家中莫聽婦人言。

第二句說：『花萼樓中合被時。』那花萼樓在陝西長安城中，大唐玄宗皇帝所建。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原是唐家宗室，因爲韋氏亂政，武三思專權，明皇起兵誅之，遂即帝位。有五個兄弟，皆封王爵，時號『五王』。明皇友愛甚篤，起一座大樓，取詩經棠棣之義，名曰花萼。時時召五王登樓歡宴。又製成大幔，名爲『五王帳』。帳中長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時常同寢其中。有詩爲證：



羯鼓頻敲玉笛催，朱樓宴罷夕陽微。宮人秉燭通宵坐，不信君王夜不歸。

第四句說：『千秋羞詠豆萁詩。』後漢魏王曹操長子曹丕，篡漢稱帝。有弟曹植，字子建，聰明絕世。操生時最所寵愛，幾遍欲立爲嗣而不果。曹丕銜其舊恨，欲尋事故殺之。一日，召子建問曰：『先帝每誇汝詩才敏捷，朕未曾面試。今限汝七步之內，成詩一首。如若不成，當坐汝欺誑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詩已成。中寓規諷之意。詩曰：

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不相煎何太急！

曹丕不見詩感泣，遂釋前恨。後人有詩爲證：

從來寵貴起猜疑，七步詩成亦可爲。堪歎釜其仇未已，六朝骨肉盡誅夷。

說話的，爲何今日講這兩三個故事？只爲自家要說那三孝廉讓產立高名。這段話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沒子建風流，勝如紫荊花下三田，花萼樓中諸李，隨你不和順的弟兄，聽着在下講這節故事，都要學好起來。正是：

要知天下事，須讀古人書。

這故事出在東漢光武年間。那時天下又安，萬民樂業，朝有梧鳳之鳴，野無谷駒之歎。原來漢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時。他不以科目取士，惟憑州郡選舉。雖則有『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爲重。孝者，孝弟；廉者，廉潔。孝則忠君，廉則愛民。但是舉了孝廉，便得出

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勢，州縣考個童生，還有幾十封薦書。若是舉孝廉時，不知多少分上鑽刺，依舊是富貴子弟鑽去了。孤寒的便有會參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揚名顯姓。只是漢時法度甚妙：但是舉過某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不拘資格，驟然升擢，連舉主俱紀錄受賞；若所舉不得其人，後日或貪財壞法，輕則罪黜，重則抄沒，連舉主一同受罪。那薦人的，與所薦之人，休戚相關，不敢胡亂；所以公道大明，朝班清肅。不在話下。

且說會稽郡陽羨縣，有一人姓許名武，字長文，十五歲上，父母雙亡。雖然遺下些田產僮僕，奈門戶單微，無人幫助。更兼有兩個兄弟，一名許晏，年方九歲，一名許普，年方七歲，都則幼小無知，終日趕着哥哥啼哭。那許武日則躬率僮僕，耕田種圃，夜則挑燈讀書。但是耕種時，二弟雖未勝耨鋤，必使從旁觀看。但是讀書時，把兩個小兄弟，坐於案旁，將句讀親口傳授，細細講解，教以禮讓之節，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於家廟之前，痛自督責，說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啓牖〔二〕二弟，涕泣不已。直待兄弟號泣請罪，方纔起身；並不以疾言倨色相加也。室中只用鋪陳〔三〕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數年，二弟俱已長成，家事亦漸豐盛。有人勸許武娶妻。許武答道：『若娶妻，便當與二弟別居。篤夫婦之愛，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繇是晝則同耕，夜則同讀，食必同器，宿必同床。鄉里傳出個大名，都稱爲『孝弟許武』。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陽羨許季長，耕讀書夜忙，  
教誨二弟俱成行，不是長兄是父娘。

時州牧郡守〔三〕，俱聞其名，交章薦舉，朝廷徵爲議郎。下詔會稽郡。太守奉旨，檄下縣令，刻

日勸駕。許武迫於君命，料難推阻，分付兩個兄弟：『在家躬耕力學，一如我在家之時，不可懈惰廢業，有負先人遺訓。』又囑付奴僕：『俱要小心安分，聽兩個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扶家業。』囑付已畢，收拾行裝。不用官府車輛，自己僱了脚力登車。只帶一個童兒，望長安進發。不一日，到京朝見受職。長安城中，聞得孝弟許武之名，爭來拜訪識荆。此時望重朝班，名聞四野。朝中大臣探聽得許武尚未婚娶，多欲以女妻之者。許武心下想道：『我兄弟三人，年皆強壯，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爲兄之道。況我家世耕讀，僥倖備員朝署，便與縉紳大家爲婚，那女子自恃家門，未免驕貴之氣。不惟壞了我儒素門風，異日我兩個兄弟娶了貧賤人家女子，妯娌之間，怎生相處！從來兄弟不睦，多因婦人而起，我不可不防其漸也。』腹中雖如此躊論，却是說不出的話。只得權辭以對，說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婦，不敢停妻再娶，恐被宋弘所笑。衆人聞之，愈加敬重。況許武精於經術，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決，往往來請教他。他引古證今，議論悉中窾要。但是許武所議，衆人皆以爲確不可易。公卿倚之爲重。不數年間，累遷至御史大夫之職。忽一日，思想二弟在家，力學多年，不見州郡薦舉，誠恐怠荒失業，意欲還家省視。遂上疏，其略云：

臣以菲才，遭逢聖代，致位通顯，未謀報稱，敢圖暇逸？古語有云：『人生百行，孝弟爲先。』『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先父母早背，域兆未修。臣第二人，學業未立。

臣三十未娶。五倫之中，乃缺其三。願賜臣假，暫歸鄉里。倘念臣犬馬之力，尚可鞭笞，奔馳有日。

天子覽奏，准給假暫歸，命乘傳〔三〕衣錦還鄉，復賜黃金二十斤，爲婚禮之費。許武謝恩辭朝，百官俱於郊外送行。正是：

報道錦衣歸故里，爭誇白屋〔三〕出公卿。

許武既歸，省視先塋已畢，便乃納還官語，只推有病，不願爲官。過了些時，從容召二弟至前，詢其學業之進退。許晏、許普應答如流，理明詞暢。許武心中大喜。再稽查田宅之數，比前恢廓數倍，皆二弟勤儉之所積也。武於是遍訪里中良家女子，先與兩個兄弟定親，自己方纔娶妻，續又與二弟婚配。約莫數月，忽然對二弟說道：『吾聞兄弟有析居之義。今吾與汝，皆已娶婦，田產不薄，理宜各立門戶。』二弟唯唯惟命。乃擇日治酒，遍召里中父老。三爵已過，乃告以析居之事。因悉召僮僕至前，將所有家財，一一分割。首取廣宅自子，說道：『吾位爲貴臣，門宜築戟〔四〕，體面不可不肅。汝輩力田耕作，得竹蘆茅舍足矣。』又閱田地之籍，凡良田悉歸之己，將澆薄者量給二弟。說道：『我賓客衆盛，交游日廣，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輩數口之家，但能力作，只此可無凍餒。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又悉取奴僕之壯健伶俐者，說道：『吾出入跟隨，非此不足以給使令。汝輩合力耕作，正須此愚蠢者作伴，老弱饋食足矣，不須多人費汝衣食也。』衆父老一向知許武是個孝弟之人，這番分財，定然辭多就少。不想他般般件件，自占便宜。兩個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無謙讓之心，大有欺凌之意。衆人心中甚是不平。有幾個剛直老人，氣忿不過，竟自去了。有個心直口快的，便要開口，說公道話，與兩個小兄弟做喬主張〔五〕。其中又有個老成的，背地裏捏手捏腳，教他莫說。

以此罷了。那教他莫說的，也有些見識。他道：「富貴的人，與貧賤的人，不是一般肚腸。許武已做了顯官，比不得當初了。常言道：『疎不問親。』你我終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勸，料未必聽從，枉費了唇舌，到挑撥他兄弟不和。倘或做兄弟的肯讓哥哥，十分之美，你我又嘔這閒氣則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必然爭論。等他爭論時節，我們替他做個主張，却不是好！」正是：

事非干己休多管，  
話不投機莫強言。

原來許晏、許普，自從蒙哥哥教誨，知書達禮，全以孝弟爲重。見哥哥如此分析，以爲理之當然，絕無幾微〔云〕不平的意思。許武分撥已定，衆人皆散。許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許晏、許普各住一邊。每日率領家奴下田耕種，暇則讀書，時時將疑義叩問哥哥，以此爲常。妯娌之間，也學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順。從此里中父老，人人薄許武之所爲，都可憐他兩個兄弟，私下議論道：「許武是個假孝廉，許晏、許普纔是個真孝廉。他思念父母面上，一體同氣，聽其教誨，唯唯諾諾，並不違拗，豈不是「孝」？他又重義輕財，任分多分少，全不爭論，豈不是「廉」？」起初里中傳個好名，叫做『孝弟許武』，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弟許家』。把許晏、許普弄出一個大名來。那漢朝清議〔云〕極重，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假孝廉，做官員；真孝廉，出口錢〔云〕。  
假孝廉，據高軒；真孝廉，守茅簷。  
富田園，真孝廉，執鋤鎌。真爲玉，假爲瓦；瓦登廈，玉拋野。不宜真，只宜假。

那時明帝即位，下詔求賢，令有司訪問篤行有學之士，登門禮聘，傳驛至京。詔書到會稽郡，郡守分

諭各縣。縣令平昔已知許晏、許普讓產不爭之事，又值父老公舉他真孝真廉，行過其兄，就把二人申報本郡。郡守和州牧，皆素聞其名，一同舉薦。縣令親到其門，下車投謁，手捧玄纁束帛，備陳天子求賢之意。許晏、許普，謙讓不已。許武道：『幼學壯行，君子本分之事。吾弟不可固辭。』二人只得應詔，別了哥嫂，乘傳到於長安，朝見天子。拜舞已畢，天子金口玉言，問道：『卿是許武之弟乎？』晏、普叩頭應詔。天子又道：『聞卿家有孝弟之名。卿之廉讓，有過於兄，朕心嘉悅。』晏、普叩頭道：『聖運龍興，闢門訪落，此乃帝王盛典。郡縣不以臣晏臣普爲不肖，有瀕聖聰。臣幼失怙恃，承兄武教訓，兢兢自守，耕耘誦讀之外，別無他長。弟等何能及兄武之萬一。』天子聞對，嘉其謙德，即日俱拜爲內史。不五年間，皆至九卿之位。居官雖不如乃兄赫赫之名，然滿朝稱爲廉讓。忽一日，許武致家書於二弟。二弟拆開看之，書曰：

匹夫而膺辟召，仕宦而至九卿，此亦人生之極榮也。二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無出類拔萃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賢路。

晏、普得書，即日同上疏辭官。天子不許。疏三上。天子問宰相宋均道：『許晏、許普壯年入仕，備位九卿，朕待之不薄，而屢屢求退，何也？』宋均奏道：『晏、普兄弟三人，天性孝友。今許武久居林下，而晏、普並駕天衢，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朕並詔許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輔政何如？』宋均道：『臣察晏、普之意，出於至誠。陛下不若姑從所請，以遂其高。異日更下詔徵之。或訪先朝故事，就近與一大郡，以展其未盡之才；因使便道歸省；則陛下好賢之誠，與晏、普友愛之

意，兩得之矣。』天子准奏，即拜許晏爲丹陽郡太守，許普爲吳郡太守，各賜黃金二十斤，寬假三月，以盡兄弟之情。許晏、許普謝恩辭朝，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長亭，相餞而別。晏、普二人，星夜回到陽羨，拜見了哥哥，將朝廷所賜黃金，盡數獻出。許武道：『這是聖上恩賜，吾何敢當！』教二弟各自收去。次日，許武備下三牲祭禮，率領二弟到父母墳塋，拜奠了畢，隨即設宴，遍召里中父老。許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雖然他不以富貴驕人，自然聲勢赫奕。聞他呼喚，那個敢不來，況且加個請字。那時衆父老來得愈加整齊。許武手捧酒卮，親自勸酒。衆人都道：『長文公與二哥哥接風之酒，老漢輩安敢僭先！』——比時風俗淳厚，鄉黨序齒，許武出仕已久，還叫一句『長文公』，那兩個兄弟，又下一輩了，雖是九卿之貴，鄉尊故舊，依舊稱『哥』。——許武道：『下官此席，專屈諸鄉親下降，有句肺腑之言奉告。必須滿飲三盃，方敢奉聞。』衆人被勸，依次飲訖。許武教兩個兄弟次第把盞，各敬一盃。衆人飲罷，齊聲道：『老漢輩承賢昆玉，厚愛，借花獻佛，也要奉敬。』許武等三人，亦各飲訖。衆人道：『適纔長文公所諭金玉之言，老漢輩拱聽已久，願得示下。』許武疊兩個指頭，說將出來。言無數句，使聽者毛骨聳然。正是：

斥鷃不知大鵬，河伯不知海若。  
聖賢一段苦心，庸夫豈能測度。

許武當時未曾開談，先流下淚來。嚇得衆人驚惶無措。兩個兄弟慌忙跪下，問道：『哥哥何故悲傷？』許武道：『我的心事，藏之數年，今日不得不言。』指着晏、普道：『只因爲你兩個名譽未成，使我作違心之事，冒不韙之名，有玷於祖宗，貽笑於鄉里，所以流淚。』遂取出一卷冊籍，

把與衆人觀看。——原來是田地屋宅及歷年收斂米粟布帛之數。衆人還未曉其意。許武又道：『我當初教育兩個兄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想我虛名早著，遂先顯達。二弟在家，躬耕力學，不得州郡徵辟。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內舉不避親，誠恐不知二弟之學行者，說他因兄而得官，誤了終身名節。我故倡爲析居之議，將大宅良田，強奴巧婢，悉據爲己有。度吾弟素敦愛敬，決不爭競。吾暫冒貪饕之迹，吾弟方有廉讓之名。果蒙鄉里公評，榮膺徵聘。今位列公卿，官常無玷，吾志已遂矣。這些田房奴婢，都是公共之物，吾豈可一人獨享！這幾年以來，所收米穀布帛，分毫不敢妄用，盡數開載在那冊籍上。今日交付二弟，表爲兄的向來心迹，也教衆鄉尊得知。』衆父老到此，方知許武先年析產一片苦心。自愧見識低微，不能窺測，齊聲稱嘆不已。只有許晏、許普哭倒在地，道：『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訓成人，僥倖得有今日。誰知哥哥如此用心！是弟輩不肖，不能自致青雲之上，有累兄長。今日若非兄長自說，弟輩都在夢中。兄長盛德，從古未有。只是弟輩不肖之罪，萬分難贖。這些小家財，原是兄長苦掙來的，合該兄長管業。弟輩衣食自足，不消兄長掛念。』許武道：『做哥的力田有年，頗知生殖。況且宦情已淡，便當老於耨鋤，以終天年。二弟年富力強，方司民社，宜資莊產，以終廉節。』晏、普又道：『哥哥爲弟輩而自污。弟輩既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一等貪夫了。不惟玷辱了祖宗，亦且玷辱了哥哥。萬望哥哥收回冊籍，聊減弟輩萬一之罪。』衆父老見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讓，你不收，我不受，一齊向前勸道：『賢昆玉所言，都則一般道理。長文公若獨得了這田產，不見得向來成全兩位這一段苦心。兩位若徑受了，又負了令兄長文公這一段美意。依老漢輩愚



見，宜作三股均分，無厚無薄，這纔見兄弟恭，各盡其道。」他三個兀自（四）你推我讓。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幾個剛直的，挺身向前，厲聲說道：「吾等適纔分處，甚得中庸之道。若再推遜，便是矯情沽譽了。把這冊籍來，待老漢與你分割。」許武弟兄三人，更不敢多言，只得憑他主張。當時將田產配搭三股分開，各自管業。中間大宅，仍舊許武居住。左右屋宇窄狹，以所在粟帛之數補償晏、普，他日自行改造。其童婢，亦皆分派。衆父老都稱爲公平。許武等三人施禮作謝，邀入正席飲酒，盡歡而散。許武心中終以前番析產之事爲歉，欲將所得良田之半，立爲義莊（五），以贍鄉里。許晏、許普聞知，亦各出己產相助。里中人人歎服。又傳出幾句口號來，道是：

眞孝廉，惟許武；誰繼之？晏與普。弟不爭，兄不取。作義莊，贍鄉里。嗚呼孝廉誰可比！晏、普感兄之義，又將朝廷所賜黃金，大市牛酒，日日邀里中父老與哥哥會飲。如此三月，假期已滿，晏、普不忍與哥哥分別，各要納還官誥。許武再三勸諭，責以大義。二人只得聽從，各攜妻小赴任。

却說里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備細申聞郡縣。郡縣爲之奏聞。聖旨命有司旌表其門，稱其里爲孝弟里。後來三公（四）九卿，交章薦許武德行絕倫，不宜逸之田野。累詔起用。許武只不奉詔。有人問其緣故。許武道：「兩弟在朝居位之時，吾曾諷以知足知止。我若今日復出應詔，是自食其言了。况近聞朝廷之上，是非相激，勢利相傾，恐非縉紳之福；不如躬耕樂道之爲愈耳。」人皆服其高見。